

王树增战争系列

抗日战争

1938年8月~1942年6月

第二卷

王树增 著

王树增战争系列

抗日战争

第二卷

[1938年8月~1942年6月]

王树增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日战争. 2/王树增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

ISBN 978-7-02-011005-6

I. ①抗…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3925 号

责任编辑 脚 印

装帧设计 刘 静

责任校对 朱美凤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成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610 千字

开 本 68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37.5 插页 4

印 数 1—100000

版 次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005-6

定 价 6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十四章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 1

第十五章

纵使天崩地裂,民族绵延不绝 / 33

第十六章

相持阶段的到来 / 65

第十七章

中国实在太大了 / 103

第十八章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 / 127

第十九章

究在何地可以一战? / 159

第二十章

用最大的韧力和敌人拼下去 / 195

第二十一章

对得起四万万同胞父老 / 233

第二十二章

危机四伏的“一刹那” / 273

第二十三章

结成胜利之果报答国家 / 309

第二十四章

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 / 337

第二十五章

伯陵防线 / 375

第二十六章

我们总算赢了 / 415

第二十七章

长沙上空之云彩确见光辉夺目 / 449

第二十八章

为自己国家的命运而战 / 485

第二十九章

祖国万岁 / 519



第十四章

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

至少在九江失守后,中国最高统帅部意识到,如果日军执意进攻武汉,固守是极其困难的,以至最终难以守住。

武汉已为我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故其得失关系至巨。惟武汉三镇不易守,而武汉近郊尤以江北方面无险可守尽人而知;更以中隔大江外杂湖沼,尤非可久战之地。故欲确保武汉,则应东守宿松、太湖,北扼双门关、大胜关、武胜关诸险,依大别山脉以拒敌军,并与平汉路北段之积极行动相呼应,若敌悬军深入,则可临机予以各个击破,或在大别山预为隐伏待其深入,出奇兵以腰击之。如此方可制胜,方可以确保武汉,否则据三镇而守、于近郊而战,则武汉对我政治经济资源上之重要性已失所保者,仅此一片焦土而已矣。且受敌之包围,则视如瓮中之鳖,困守南京之教训实殷鉴之不远。故欲确保武汉而始终保持武汉为我政治经济资源之中枢,则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为上策。^①

这就是说,保卫武汉,“须守备其外围要域”;若外围要地尽失,则武汉即失去屏障,“其本身无险可守”。

然而,至少在九江以东,长江沿岸“要域”已落入日军之手。

由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武汉会战的总体战略构想是:坚持持久战和消耗战,利用武汉周边的湖沼地带尽力实施防御作战,固守的时间越长越好。同时,把中国军队的兵力消耗控制在战后可以恢复的额度内:“第五、九战区沿江部队须绝对固守,其部队配置及江防阻塞

尤要注意周到，步步为营，节节抵抗，以短小空间换取长大时间”。当时，中国的第五战区在长江以北，第九战区在长江以南，因此，蒋介石要求两战区在武汉会战的同时考虑到今后的作战：第五战区须“以大别山、大洪山一带”为后方依托，第九战区须“以九宫山、幕阜山一带”为后方依托，密切“注意襄阳与宜昌及南昌与长沙之间之交通线。以后两战区之联络线应以宜昌为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对于武汉会战兵力使用的整体把握是：“武汉会战之兵力消耗，以百分之六十为标准，其余百分之四十备作第四期作战之基础。预料其在攻略武汉后，故当作较长时间之考虑，我可得恢复实力之机会。”^②

上述战略预想基本符合后来战争的发展趋势。

只是，一九三八年的酷夏，当日军逼近武汉之时，中国人的心理还是备受煎熬。

就政治军事而言，武汉显然不可轻易放弃，因此，蒋介石不惜损失百分之六十的兵力防御固守。可就中国军队的作战实力而言，死守型的防御战究竟能够打多久，是否会重演南京保卫战的惨痛往事？如果真的损失兵力达一半以上，中国有没有能力迅速恢复？一旦武汉失守，国民政府将如何在西南一隅撑持其政权并保证指导战争的权威？中国富饶的东部和中部丢失后，国家支撑战争的政治、经济和资源能力从何而来？更为重要的是：有多少中国人能够理解并相信，南京和武汉的相继丢失，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顶之灾，而是战争实现转折的另一种历史契机？自日军发动对武汉的攻势以来，中国军队已经苦战了两个月，官兵伤亡数字惊人，补充供给杯水车薪。国民政府有限的财政几乎全部用在了购置军火上，以至于前线的作战部队衣粮短缺、伤员难以转运。长江沿岸天气酷热难捱，患病和中暑者日益剧增，特别是来自中国北方的官兵，一旦病倒就不得不撤离阵地。——打仗是要靠士兵来实施的，那些在阵地上苦熬的官兵，他们是否有足够的体力和耐力切实履行作战职责？他们是否还有足以支撑一场会战的牺牲精神？

六月七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拟订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其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地，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沿江夹击突进之敌。”其指导要领是：“第五战区应以现在态势

确保大别山主阵地,积极击破沿江及豫南进犯之敌。”“第九战区应极力维持现在态势,并须确保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之要线,以维持全军后方,使尔后作战容易;尤须先击破经瑞武路(瑞昌至武穴)及木石港西进之敌。”“武汉卫戍部队准备改守沿江要点及核心阵地,应以现有兵力之一部(十三师)准备推进使用于五战区,三师、五十五师使用于九战区与敌决战。最后应固守核心阵地,使两战区野战部队得重新部署,向敌夹击。”“第一、二、三战区仍以现在部署积极向敌袭击,以牵制敌向武汉转用兵力。第三战区沿江要塞炮兵更应排除万难,妥为部署,俾发挥威力,截断敌舰长江联络线。”^③

至一九三八年八月中旬,日军已完成制订作战计划、扩大集结地域、修建前进机场、轰炸中国战略要地等攻取武汉的一切军事准备。日军第二军的第十、第十三师团集结于安徽庐州(今合肥)地区;第十一军的四个师团和一个旅团集结于江西九江地区,其中第六师团在黄梅附近、第一〇六师团在九江以南、波田支队在九江以西、第一〇一师团在九江东南、第九师团先头部队连同冈村宁次的第十一军指挥部进至九江。而海军航空兵也已进驻安庆和九江机场;海军舰只在长江中下游集结完毕;空军的三个飞行团分别抵达了庐州、安庆和南京等机场。

日军攻取中国武汉的态势已不可逆转。

日方对中国战场的情势判断是:“蒋介石认为此次会战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因而倾注最后努力确保武汉。但其决心并不巩固,其内心为在本次会战后仍能保存自己的势力而煞费苦心。”对于中国军队即将投入的兵力估算,日方认为是九十个师,但“其中大部,都是在过去数次会战中吃败仗的部队以及训练不佳的新编部队”。其中位于长江北岸的中国第五战区威胁不大:“白崇禧以强大的一部配置在大别山脉以北地区,准备从该方面向我采取攻势。主力集中在该山脉以南地区,沿扬子江北岸前进,对我稻叶部队(第六师团)进行反复攻势,但其攻击能力不大,因受该部队的反击,正败退中。”而来自长江南岸的中国第九战区的反击则应给予重视:“对于来自扬子江两岸地区的松浦、波田两部队采取攻势的敌人,将主力集中在前线,企图使该两部队受到挫折,同时陆续向阳新、吴宁、南昌方面增加兵力,有分数段进行抵抗的企图。”日方估计,中国空军可以投入武汉作战的“破损飞机和组装进口飞机”,数量大约为“二至三百架”。^④

大战在即,看似准备就绪,但日军的将领们仍有焦虑之事:极度的暑热中,上一阶段的作战每每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部队推进困难,伤亡严重,加之患病者增多,各部队都出现减员,亟需新兵补充。而从国内抵达战场的新兵,于酷热潮湿中乘船长途行军,不免因极度的水土不服导致身心疲惫、情绪低落。

一名日军前线士兵写道:

我们的中队就躲在水沟的土堆四周跟敌军对峙,然而由于四周的山里都是敌人,子弹从四面八方飞过来。战友们大部都受伤,也有些因为饥饿和疲惫而倒下来死在水沟的战友们,他们的脸色都变成了茶色且浮肿,白花花的蛆虫从他们的鼻孔和嘴巴掉下来。一连几天都没有吃东西,只能从漂浮着同伴尸体的水沟里舀脏水喝,活着的人也都快变成了鬼。我也觉得我的死期到了。对着月亮,我放声大哭。^⑤

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命第一八八号”、“大海令第一三五号”和“大陆指第二五〇号”,命令华中派遣军对中国武汉发动全面进攻。

当日傍晚五时,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下达了作战命令:

……

二、军的意图在于与海军合作攻占武汉地区要地,同时以消灭途经各地之敌,以挫伤敌之继续作战士气。为此,首先应自大别山北麓地区及扬子江上并其北岸地区,依次向西获得地盘。在扬子江南岸方面应将兵力集中到九江西南地区,然后切断京汉及粤汉铁路,做好直接攻占武汉三镇的准备。

三、第二军于八月下旬自现在集中地开始行动。当击败途中驻在之敌后,应继续首先进入光州、商城一线,而后准备向信阳方面及汉口北侧地区前进。

四、第十一军在扬子江及其北面地区,依次向西获得地盘,同时击败当面之敌,大致继续前进到瑞昌、德安一线集中,伺机占领永修附近。准备从九月中旬向武汉三镇及以南粤汉铁路一线前进。沿扬子江作战应与海军配合。

五、航空兵团应以主力配合第十一军,以一部配合第二军

的作战，以资扩大其战果，细节可直接与两军协商。

又，协同海军，大致在影响地面作战的地区内应投入飞机，摧毁敌空军力量和攻击敌要冲。

六、华中港口监理部应仍在扬子江，担任船舶输送任务。

又，为了配合第十一军作战，在彭泽以西担任船舶运输的官员，应受该军司令官领导。同时为该军溯江作战指挥下的部队和资材各一部，编入第十一军指挥下。

……⑥

上述部署，意味着日军将兵分四路同时向西，以便对武汉形成围攻之势。其中间的两路将沿着长江南北两岸齐头并进：第六师团在北岸，目标是广济、田家镇要塞方向；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在南岸，目标是富池口要塞方向。同时，在长江以北的大别山方向，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向西突击，目标是占领河南信阳，然后沿平汉铁路南下，从北面包抄武汉；而在长江以南的赣北方向，第一〇一、一〇六等师团向西南突击，突破德安等地，从南面沿着粤汉铁路北上包围武汉。

就长江水道上的要塞而言，田家镇要塞是护卫武汉的最后屏障，而广济城南倚长江、北屏大别山，乃田家镇要塞的正面屏障。日军第六师团占领黄梅后，由于官兵伤亡以及患病太多，被迫停止进攻。八月二十三日，接到第十一军攻占广济的命令后，师团长稻叶四郎认为，第六师团的补给如果设定在安庆、潜山、太湖、宿松这条陆路上，不但运输线太长，易受到中国军队截断，且派出大批部队保卫补给线又会影响作战。于是决定利用鄱阳湖水路从长江上的小池口进行补给，并因此放弃了潜山和太湖，将主力向南移至宿松、黄梅地区。日军的这一移动，引起了白崇禧的注意。中国军队迅速收复潜山和太湖后，白崇禧决定趁第六师团立足未稳，在这个方向对日军发起攻势。——日军没有想到，沿长江北岸的进攻还没正式开始，便遭遇到中国军队的主动反击。

广济方向的中国守军是第五战区李品仙的第四兵团。

李品仙的反击部署是：第八十四军附第一七六师及第六十八军第三十一旅，向黄梅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第一六一、第一六二师收复多云山、白杨岭阵地，切断宿黄公路（宿松至黄梅）；炮兵第六团协助第八十四军进攻；第二十六军、第六十八军以及第一三八师在龟山、团山河、笔架山、大河铺、排子山一线占领阵地；第八十六军为兵团预备队。

二十八日,李品仙各部按照作战部署发动了进攻。猝不及防的日军第六师团顿时陷入被动,前沿阵地不断失守,中国军队步步紧逼,最后日军被迫放弃宿松,向黄梅撤退。二十九日,中国军队继续进攻,第六师团主力在黄梅地区拼死防守。三十日,日军两个装甲车中队的增援部队抵达。于是,第六师团第三十六旅团在黄广公路(黄梅至广济)北侧、第十一旅团在公路南侧,并行向广济实施进攻。同时,日军出动了大批战机,对中国军队和广济县城实施狂轰滥炸。黄梅至广济直线距离不过三十公里,中国军队第六十八军和第八十四军与日军在这片狭窄的地域里展开了残酷的阵地争夺战。

第六十八军原是山东部队,在日军施放毒气弹后,第六十八军官兵仍然坚守阵地不退,前沿一个营四百多名官兵全部战死。

第八十四军是广西部队,由原驻南宁、横县、贵县等地的独立团编成,军官们也是临时从军校凑起来的:军长覃连芳、副军长徐文明、参谋长钟纪均是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员;而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和副师长刘建常是军校步兵科的战术教官,第一八九师师长凌压西则是从安徽前线临时调回来的。由于是桂军,白崇禧格外要求第八十四军必须努力作战,在初战中给广西人争面子。

桂军以作战凶狠闻名,第八十四军果然打得顽强。第一八九师在防御大洋庙山口阵地时,日军的飞机实施了密集轰炸,前沿阵地和战壕几乎被夷为平地。但第一八九师官兵依旧利用有利地形,充分发挥迫击炮和机枪的作用,将大量日军射杀于阵地前沿的开阔地上。日军攻击受挫,便向大洋庙山口阵地侧翼的一个小高地迂回,企图对中国守军阵地构成火力威胁,于是与拼死阻击的中国守军发生了残酷的拉锯战。最后时刻,第一八九师一一〇六团团团长意志崩溃,率部连夜撤离阵地,躲到了大洋庙山口后面的山沟里。可是,尽管一一〇六团的阵地战壕里已空无一人,日军竟然仍不敢突进,而是去绕攻第一八八师的阵地。

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指挥作战经验不足但战斗热情很高,他命令两个团同时向日军发动攻击。由于协同联络不佳,加上当面敌情不明,两个团遭遇日军密集火力的严重压制,尽管投入了预备队使两个团解困,但成片的中国官兵已遗尸于日军架设的铁丝网下。在区寿年的第一七六师前来接防后,第一八八师成为预备队,但在第一七六师出现危机时,第一八八师副师长刘建常亲自率部前去解救,结果解救部队又陷

入阻击日军的重围。——第八十四军的两个师都打得很苦，官兵们虽然作战意志顽强，但部队的损失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第一八八师被迫撤退时，竟然一下子撤到了军部的后面。军长覃连芳怒不可遏，将第一八九师擅离阵地的——〇六团团长黄伯铭就地枪毙，并把指挥作战不力的第一八八师师长刘任交给了第五战区军法处置。

在日军持续的凶猛进攻下，中国守军逐步退至二线阵地。

在广济前线指挥作战的李品仙苦不堪言。

九月三日，李品仙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说，他的防御正面过于宽大，预备队已使用殆尽，前线部队伤亡惨重，加上酷暑导致疾病流行，部队几乎就剩不下多少人了。而更令人愤怒的是，附近的友军不听命令，所有的增援都行动迟缓：

……敌分数纵队向我八十四军及刘军团（刘汝明部）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我军在破山口、塔儿寨、恶席寨、双城驢、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时我军炮兵因敌空军之轰炸及射程之短近不能制压敌炮，加以工事不良，以致我军伤亡惨重。截至本日止，八十四军损失已达二分之一以上，一七六师伤亡亦在二分之一附近，刘军团之一一九师及三十一旅，据刘军团长报告每团仅剩二三百名，合共不过千余人……八十四军病兵亦占四分之一以上，敌虽未能深入，该两军战斗兵员均不足维持正面之阵线。萧军（第二十六军，军长萧之楚）须任田家镇侧背之守备，未便抽调，仅将大金铺以东至吴文贵刘军防地交由萧军抽部接防，俾刘军得以集结兵力固守现在阵地。但萧军之正面又复过广，兵力单薄，一旦龙坪方面有事，必易为敌突入。二十九集团军，在二郎河、渡头桥之线，始终无大敌情，本拟将其主力集结，由东向西侧击后山铺、大河铺敌之侧背，牵制当面之敌，而该军行动延迟，发令后至今尤未动作，对于协同精神，殊欠恰当。三十一军由英山赶调两师前来增援，昨日仅到三团。我正面之阵线，昨日为敌攻占，各点已无余力反攻，若再勉强出击，兵力损失更大，恐以后全线阵地，恐难确保。因此不能不调整阵线，已于昨晚十二时将正面阵地撤回第二线

阵地……^⑦

尽管日军第六师团付出很大代价,但仍在强行推进。中国守军退守二线阵地后,李品仙命令第四兵团所属部队轮番对日军的正面和侧面进行反击。九月三日,第一六二师进占杨树岭、破山口后向英山嘴进攻,第一六一师则向大河铺出击,第四十八军配属的第一四九师向渡河桥推进,第一七四师准备进攻黄梅。日军第六师团以一部掩护黄梅附近的后勤补给线,主力沿着黄广公路不顾一切地向前猛攻。李品仙致电蒋介石:“今晨四时半起,(敌)复以四路分向我蓝家湾、刘朝二、大佛寨、杨湾冲、田家寨、生金寨、后湖寨轰击,平均炮击每分钟二十发,飞机轰炸迄今未停,各路均有敌数千,我生金寨阵地于八时、后湖寨阵地于十五时失守。田家寨阵地于十七时陷敌包围,现正分令反攻中。”^⑧日军继续向卓木尖推进。奉命增援的中国军队第三十一军、第二十六军全部抵达战场后,李品仙立即命令这两支桂军部队向日军的侧背实施夹击。第三十一军一部五日凌晨向生金寨附近的日军发起攻击,两个小时攻占了几个高地,双方的伤亡都很大。天亮后日军发动反击,中国官兵被迫撤回原阵地。第二十六军以第四十四师固守原阵地,以第三十二师配属一个山炮排和一个战车连,于五日凌晨攻击凤凰山的日军侧背,当晚突破日军阵地,占领了狮子山和凤凰山。但是天亮后,在日军战机和炮火的猛烈轰炸和轰击下,凤凰山阵地也被日军夺回。

八月三十日,日军第六师团牛岛满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三十六旅团为基干的牛岛支队,今村胜次少将指挥的以步兵第十一旅团为基干的今村支队,在二十余门火炮和八架飞机的助战下,分别沿着黄广公路及其以南地区向西对广济发起夹击,而第六师团其余部队则绕至广济北面实施围攻。

广济全线危急。

焦灼万分的李品仙再次给蒋介石发去电报,表示部队伤亡惨重,仗已无法再打下去:“现在各军因连战一周之久,伤亡过重,约在二分之一至三分之二之间,预备队均已用尽,第二线兵团仅剩曹福林军。若以之再填补前线,恐缓急间已无兵力可用,应如何处置?乞速训示。”^⑨

九月六日,日军第六师团突破田家寨、笔架山阵地。

经白崇禧批准,李品仙部于二十二时弃守广济。

日军第六师团经过八天的苦战占领了广济,但部队伤亡严重,无力

继续进攻,只好就地构筑工事等待补充。

黄梅、广济地区,是中国军队保卫武汉的第一线重要阵地,为此中国方面先后调集了川、鲁、桂三省的五个军拼死防守,结果还是以广济失守告终。而这一结果,致使沿长江西进武汉的最后屏障田家镇要塞被暴露在日军的攻击下。

纵观广济作战,中国军队不可谓不舍命,战斗意志不可谓不坚定,重要问题依旧出在作战指导思想。尽管一再说要灵活机动地组织防御,避免固定阵地的死守,但打起仗来仍是只会打以守阵地为主的防御战,把主力固定在阵地上与敌人拼火力耗实力;同时,分属于不同派系的各路军队,极其缺乏协同配合的意识,常常是彼此近在咫尺却照旧各打各的。为此,白崇禧专门就广济作战致电蒋介石,认为中国军队若不改变这种战法和现状,抗战的未来堪忧。——实际上,这也是对蒋介石指挥作战观念陈旧的一种委婉的提醒:

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重。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一年以来,计划作战者,率以装备相等之战术,因袭而用,原则未尝不合,胜利卒归泡影。尤以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法,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大面积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变被动为主动,将士乐于效命,抗战可期长近延迭。据探报,敌拟集中各地兵力,求于武汉行大决战。证以寿县敌数百汽艇之西进及江轮运兵之上驶,其企图甚大,未可忽视。在战略上果应如何应付,乞早为策定,俾南北各战场资以实行,深为迫切之需要。谨贡所见,用备采择。^⑩

白崇禧所见极为精准。

抗战一年来,中国军队之所以屡屡败退,除了武器装备、作战素能的悬殊差距外,最为重要的是战争之战略战术的落后。

就在日军第六师团于长江北岸向西攻击时,在长江南岸,日军攻占瑞昌后,自八月二十七日始,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分别沿着长江以及瑞昌至阳新的公路向西进攻。首先接敌的是川军王陵基的第三十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连失鲤鱼山、新塘铺等要地,九江至南昌间的南浔路正面防御出现危机。薛岳命令俞济时的第七十四军、黄维的第十八军以及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实施反击,初步遏制住了日军第九师团的进攻势头。九月七日,冈村宁次命令第九师团和波田支队攻取马头镇和富池口要塞,以支援长江北岸的第六师团作战。中国守军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在瑞昌至马头、瑞昌至武宁、瑞昌至阳新三条公路上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战至十二日,双方都付出重大伤亡,但中国守军依旧扼守着一线阵地。日军集中兵力在海军陆战队的配合下再次发动猛攻,十四日,波田支队主力突破中国守军防线抵达马鞍山附近,其第二联队第二大队与中国守军激战八昼夜,最终日军投放毒气弹后占领马头镇。接着,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继续推进,近逼富池口要塞。

富池口,继马当要塞之后长江南岸的第二个要塞。要塞的东、南、西三面都有环形山层层屏障,北面是水流湍急的长江,江面狭窄弯曲。与富池口要塞相对,在长江北岸,便是军事重地田家镇。从地形上看,要固守富池口,必须坚守三面的山地,只要山地阵地不丢,要塞便能稳如磐石。

当日军攻击到富池口时,防御要塞的中国守军不可谓不充实:从前线退下来的张轸的第十三军、张刚的第九十八军、王仲廉的第八十五军;关麟征的第五十二军、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以及要塞守备军霍揆彰的第五十四军。多达六个军的中国守军由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统一指挥,面对的是日军的一个师团加一个旅团。利用优势兵力和有利地形,中国守军与日军血战多日。特别是在瑞昌以西的仙女池附近,日军第九师团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攻势受制。但沿江西进的波田支队在海军舰炮的配合下,对富池口中国守军核心阵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击。核心阵地守军是第五十四军第十八师。最后时刻,当日军从陆上和江上发射毒气弹后,第十八师师长李芳郴向兵团总司令张发奎请求撤退,但遭到严词拒绝。张发奎严令李师长再守三天,并告

诉他第二兵团司令部就设在大冶县城西南面的山上,已沿着公路派出了督战队,无论是谁擅自撤退,就地枪毙。第十八师苦守三日,除富池口东南山头阵地依旧在手外,其他方向高地的数层防御阵地均被日军突破,整个要塞都已暴露在日军的火力下。李师长再次请示兵团,言如无增援必须撤退,可张发奎的命令是:第十八师还要再守三天。二十三日夜,身为师长的李芳郴“坐一小划子渡网湖,向阳新城方向逃走。师长逃遁,兵无主将,顿形慌乱”^⑪。当晚,第十八师残剩官兵破坏了要塞的主要设施后,拆除了网湖通向长江的浮桥,撤离要塞。

二十四日凌晨,富池口落入日军之手。

富池口要塞的陷落,令与之相对的江北军事要地田家镇顿陷危机。沿长江北岸进攻的日军第六师团,在广济作战后原地休整七天,补充了三千二百新兵,并得第三师团一部的加强以及海军第十一战队的配合,当长江南岸的波田支队和第九师团逼近富池口时,九月十五日,第六师团部队开始向田家镇方向攻击前进。

田家镇背靠丘陵,面向大江,地势险要,是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军事堡垒,扼守着西去武汉的长江水路。八月六日,蒋介石亲自打电报给要塞指挥官李延年,要求守军要与田家镇共存亡:

……查田、富要塞为大别山及赣北我主阵地之锁钥,及五、九战区会战之枢轴,亦武汉最后之屏障,其地位重要,勿待多言。而崇山对峙,江面狭窄,复有相当工事及备炮,洵我国最坚之要塞。查各该部乃国军精锐,其各激发忠勇,以与要塞共存亡之决心,积极整备,长久固守,以利全局,以扬国威,并晓谕官兵共体兹意。^⑫

中国方面在田家镇要塞附近布防了大量守军:在田家镇南、东、西三面共有萧之楚的第二十六军、何知重的第八十六军、李延年的第二军以及郑作民的第九师和张珙的第六师等部队。直接防御田家镇核心阵地的,是施中诚的第五十七师、原要塞守备部队杨宗鼎的第一七一旅以及炮兵十六团。第二军军长李延年为要塞总指挥。

九月十五日,日军数十架战机、二十余艘战舰向田家镇要塞猛烈轰炸和轰击,日军海军陆战队一部企图在潘家湾、中庙、玻璃庵一带登陆,被中国守军击退。日军第六师团攻击田家镇的地面部队,主要是重新